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中華書局

漢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秘書少監 顏師古注

漢書

第一冊
卷一至卷一二(紀)

中華書局

出版說明

一
漢書亦稱前漢書，班固撰。固字孟堅，後漢扶風安陵（故城在今陝西咸陽市東）人，生於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二年）。他的父親班彪字叔皮，生平好述作，專心於史籍。當時有好些人做過司馬遷史記的續篇，班彪都覺得不滿意，於是博采遺事異聞，作成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於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十四年），班固回到家鄉，有志完成父業，就着手這部大著作，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後來有人上書明帝，告他私改國史，他因此被捕下獄，所有的書稿都被抄。他的弟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險，趕到洛陽去替他上書辨白，同時當地官吏也把他的書稿送到京師。明帝看過了，覺得他才能卓異，就把他叫到京師，派他做蘭臺令史（事在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年）。蘭臺是漢朝皇家藏書的地方，有六名官員叫令史，他就是這六員之一。隨後他升遷為郎，典校祕書，明帝叫他把他那部沒有完成的書繼續做下去。從此一連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的中葉。

和帝永元初，竇憲出擊匈奴，以班固為中護軍，參與謀議。此後幾年，班固都在竇憲幕中。竇憲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就是班固的手筆。竇憲原是外戚，此番出擊匈奴

漢書出版說明

漢書出版說明

二

立了功，封了侯，威勢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裏的人也不免有仗勢欺人的事。有一次洛陽令种兢路過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後，竇憲失勢自殺，賓客都遭拿問，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固死在獄中，時年六十一。

他死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官志沒有作成，和帝命其妹班昭參考東觀漢書替他補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馬續幫助班昭作成天官志。所以這部漢書正如趙翼所指出的，是「經過四人（即彪、固、昭、續）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的。

二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我國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樣按年月記事的史書，叫做編年體。至於用「本紀」序帝王，「列傳」誌人物的紀傳體，則創始於司馬遷的史記。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做「書」，漢書改稱「志」。一部漢書就是由十二本紀、八表、十志和七十列傳組成的。

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通貫古今，不以一個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則斷自漢高祖，止於王莽，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表、志也不限於西漢的，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漢以前的人物，但這是個別的）。斷代為史始於班固，以後列朝的

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

班固在敘傳裏說「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那末漢書的自定本是一百卷。而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都作一百十五卷，唐志又說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庫書目提要僅云「皆以卷帙太重，故析爲子卷」，沒有說明那第一次被析出的十五卷和第二次被析出的五卷到底是哪幾卷。現在我們查出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一、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題底下都有顏師古說明析卷的注文（武英殿本第一百卷的篇題底下漏脫了那條注），從此可知顏師古作注時析出的就是這五卷。今本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都有一個分卷，卷二十七有四個分卷，卷九十九有兩個分卷，一共多出十五卷來，那第一次析出的大概就是這一部分。漢書經過了一分再分，本紀就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列傳有七十九卷，這才是我們現在這部一百二十卷本漢書的面貌。

三

後漢書班昭傳說：「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又三國吳志孫登傳說：「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受讀，還以授登。」由此可見漢書是自始就認爲難讀的，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靈帝時代

漢書出版說明

漢書出版說明

四

（公元一六八——一八九）就有服虔、應劭等人替它作了音義。魏、晉、南北朝作漢書音注的人更多，到了唐初顏師古（公元五八一——六四五）作注，所徵引的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具見本書前面他所撰的敘例。

宋、明兩朝治漢書側重校訂，清代學者才並重釋義，成書也比前代多得多。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刊行，被徵引的專著和參訂者多至六十七家，在當時可說是集大成了。

四

現在我們用王先謙的漢書補注本（下面簡稱王本）作爲底本，分段標點，析出注文，可是只收顏注，不收補注。校勘記裏有時徵引補注諸家說，讀者欲知其來源，請參看補注本的序例。此外還有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窺管（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校勘記也徵引到它。

我們用來校王本的是北宋景祐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納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和同治金陵書局本（簡稱局本）四種本子。這幾種本子互有短長，但王本最後出，注中備錄諸家的意見，對以前各本的得失已經有所論證，所以用它作底本較爲方便。

我們的校勘方法是不主一本，擇善而從。除了比較各本的異文，也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者之中，側重前者。前人的說法如果在版本上找不出根據，我們就不輕易信從。例如天文志的「中宮」、「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王念孫和錢大昕都說「宮」當爲「官」，但是我們查不出版本的徵據，而且本志上文明說「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王氏補注說「官如三公、藩臣，宮如紫宮、閣道」，可見官與宮各爲一事，不得混而爲一。所以我們仍存其舊文，沒有照王、錢之說校改。

但是也有本書沒有版本的徵據而在別的書裏可以找到旁證的，我們就根據旁證校改了。例如高祖本紀上「雍地定八十餘縣」一句（三八頁九行），各本都作「雍州」。王先謙說「州」字誤，當爲「地」。我們查了通鑑這一句正作「雍地」，而地理志裏也沒有雍州，我們就根據王說校改了。

我們用來互校的五種本子可以區分成兩個系統。王本自言「以汲古本爲主」，局本也自稱「毛氏正本」，所以汲古本和局本、王本成一個系統。殿本根據明監本，明監本根據南宋劉之問的建安本，這一條線往上通過宋祁的校本而連到北宋景祐本，所以景祐本跟殿本成一個系統。我們的校勘記裏以「景祐、殿本都作某」的形式爲最多，就是這一個緣故。

王本以汲古本爲主，它對汲古本非常忠實，但王氏仍舊，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詳載

漢書出版說明

漢書出版說明

六

文字異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點。王氏發見的文字異同詳載他的補注中。注文有兩種形式：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是，又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不下斷語。凡是他用第一形式作注的地方，我們拿殿本的異文去對景祐本，往往彼此符合，而異文也往往比原文所用的字優長，因此我們就把殿本原來的字用圓括弧括起來放在上頭，再把改正的字用方括弧括起來放在底下，同時在校勘記裏寫着「景祐、殿本都作某」。王先謙說作某是「（其他各家之說可從的，也同樣處理）。至於他用第二形式不下斷語的地方，我們拿殿本的異文去對景祐本，往往不合，倒是殿本原來的字跟景祐本相同，我們就照殿本不改動，也不提殿本的異文。這就是我們校勘本書的一般方法。此外，校勘記裏也有說「景祐、殿本都作某」的，也有說「景祐、汲古、殿本都作某」的，也有說「殿本、局本都作某」的，也有單說「景祐本作某」或是「殿本作某」的，讀者可由我們的一般方法推知其意。

我們不僅校字而已，同時還校正舊注的句讀，例如卷一上的校勘記一〇頁四行和卷七的校勘記二三頁一行。

這個本子的標點符號使用法和本局出版的標點本史記大體一致，只有一點需要說明，即遇有含義複雜的名詞，我們或者標專名線或者不標。例如「三輔」，作爲地名用就標線，

作爲官名用就不標。又如「后土」，用於一般意義的「祠后土」就不標線，用於專指汾陰后土祠的「汾陰后土」就標線。再如「拔胡將軍」、「度遼將軍」、「貳師將軍」、「因杆將軍」之類，因胡遼、貳師、因杆已經失去專名的原意，都不標線。

這個本子是西北大學歷史系的同志們分段標點的，經傅東華先生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記，難免有不妥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六〇年七月

漢書出版說明

七

漢書敘例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義說疎索尙多，蘇、晉衆家剖斷蓋鈔，蔡氏纂集尤爲抵牾，自茲以降，幾足有云。恨前代之未周，恐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賅遺，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臺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摧。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

漢書敘例

漢書

二

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注法，阮氏注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數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說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歐、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較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傳，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緯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尙遺疵穢，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揜撫利病，顯前修之紕僻，聘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漢書敘例

漢書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尙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贗，後定名處。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肅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 字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

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尙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尙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徵義。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尙書，太常領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漢書敘例

漢書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兩儀漢紀音義。

漢書目錄

卷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一
卷一下 高帝紀第一下	四九
卷二 惠帝紀第二	八五
卷三 高后紀第三	九五
卷四 文帝紀第四	一〇五
卷五 景帝紀第五	一三九
卷六 武帝紀第六	一五五
卷七 昭帝紀第七	二一七
卷八 宣帝紀第八	二三五
卷九 元帝紀第九	二四九
卷十 成帝紀第十	三〇一
卷十一 哀帝紀第十一	三三三

漢書目錄

漢書目錄	
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八六一
卷二十一上 律曆志第一上	九五五
卷二十一下 律曆志第一下	九六一
卷二十二 禮樂志第二	一〇一七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一〇九七
卷二十四上 食貨志第四上	一一一七
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第四下	一二三九
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一二八九
卷二十五下 郊祀志第五下	一二八一
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一二九三
卷二十七上 五行志第七上	一三三三
卷二十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一三五二
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一三五一
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	一三〇九

卷十二 平帝紀第十二	三六九
卷十三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三六三
卷十四 諸侯王表第二	三九一
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	四二九
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	四八三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五二九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六三三
卷十八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六六九
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七二一
卷十九下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九四五

二

卷二十七下之上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一三三
卷二十七下之下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一四九
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一五三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一六九
卷二十九 溝洫志第九	一六五
卷三十 藝文志第十	一八一
卷三十一 陳勝項籍傳第一	一七八
陳勝	一七八
項籍	一九五
卷三十二 張耳陳餘傳第二	一八二
張耳	一八二
陳餘	一八二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儼韓王信傳	一八二

第三

魏豹	一八四
田儼	一八四
韓王信	一八五
卷三十四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一八六
韓信	一八六
彭越	一八六
黥布	一八八
盧綰	一八九
吳芮	一八九
卷三十五 荆燕吳傳第五	一八九
荆王劉賈	一八九
燕王劉澤	一九〇
吳王劉濞	一九〇
卷三十六 楚元王傳第六	一九二

漢書目錄

蕭何	一九五
曹參	一九五
卷四十 張陳王周傳第十	一九五
張良	一九五
陳平	一九五
王陵	一九五
周勃	一九五
子亞夫	一九五
卷四十一 樊鄴滕灌傳新周傳第十一	一九五
樊噲	一九五
鄴商	一九五
夏侯嬰	一九五
灌嬰	一九五
傅寬	一九五

楚元王劉交

劉向	一九二
劉歆	一九二
卷三十七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一九五
季布	一九五
欒布	一九五
田叔	一九八
卷三十八 高五王傳第八	一九八
齊悼惠王劉肥	一九八
趙隱王劉如意	一九八
趙幽王劉友	一九八
趙共王劉恢	一九八
燕靈王劉建	一九八
卷三十九 蕭何曹參傳第九	一九八

四

靳歙	一九八
周緹	一九八
卷四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一九八
張蒼	一九八
周昌	一九八
趙堯	一九八
任敖	一九八
申屠嘉	一九八
卷四十三 鄴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一九八
鄴食其	一九八
陸賈	一九八
朱建	一九八
婁敬	一九八

叔孫通.....二二四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第十四.....二二五

淮南厲王劉長.....二二五

衡山王劉賜.....二二五

濟北貞王劉勃.....二二五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第

十五.....二二五

蒯通.....二二五

伍彼.....二二五

江充.....二二五

息夫躬.....二二五

卷四十六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

十六.....二二五

石奮.....二二五

漢書目錄

漢書目錄

漢書目錄

汲黯.....二二六

卷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

十一.....二二六

賈山.....二二六

鄒陽.....二二六

枚乘.....二二六

子臯.....二二六

路溫舒.....二二六

卷五十二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二二六

竇嬰.....二二六

田蚡.....二二六

灌夫.....二二六

韓安國.....二二六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傳第

衛綰.....二二六

直不疑.....二二六

周仁.....二二六

張敖.....二二六

卷四十七 文三王傳第十七

.....二二六

梁孝王劉武.....二二六

代孝王劉參.....二二六

梁懷王劉揖.....二二六

卷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二二六

卷四十九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二二六

爰盎.....二二六

鼂錯.....二二六

卷五十 張馮汲鄧傳第二十

.....二二六

張釋之.....二二六

馮唐.....二二六

河間獻王劉德.....二二六

臨江哀王劉闔.....二二六

臨江閔王劉榮.....二二六

魯恭王劉餘.....二二六

江都易王劉非.....二二六

膠西王劉端.....二二六

趙敬肅王劉彭祖.....二二六

中山靖王劉勝.....二二六

長沙定王劉發.....二二六

廣川惠王劉越.....二二六

膠東康王劉寄.....二二六

清河哀王劉乘.....二二六

常山憲王劉舜.....二二六

卷五十四 李廣蘇建傳第二

十四.....二二六

李廣.....二二六

孫陵.....二二六

蘇建.....二二六

子武.....二二六

卷五十五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

.....二二六

衛青.....二二六

霍去病.....二二六

李思.....二二六

公孫敖.....二二六

李沮.....二二六

張次公.....二二六

趙信.....二二六

趙食其.....二二六

漢書目錄

漢書目錄

漢書目錄

張湯.....二二六

子安世.....二二六

孫延壽.....二二六

卷六十 杜周傳第三十

.....二二六

杜周.....二二六

子延年.....二二六

孫綏.....二二六

綏弟欽.....二二六

卷六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

.....二二六

張騫.....二二六

李廣利.....二二六

卷六十二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二二六

卷六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二二六

郭昌.....二二六

荀彧.....二二六

路博德.....二二六

趙破奴.....二二六

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二二六

卷五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第二

.....二二六

十七上.....二二六

卷五十七下 司馬相如傳第二

.....二二六

十七下.....二二六

卷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二二六

公孫弘.....二二六

卜式.....二二六

兒寬.....二二六

卷五十九 張湯傳第二十九

.....二二六

齊懷王劉闔.....二二六

燕刺王劉旦.....二二六

廣陵厲王劉胥.....二二六

昌邑哀王劉賀.....二二六

卷六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

.....二二六

嚴助.....二二六

朱買臣.....二二六

吾丘壽王.....二二六

主父偃.....二二六

徐樂.....二二六

卷六十四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

.....二二六

嚴安.....二二六

終軍.....二二六

王褒	二八二
賈捐之	二八三
卷六十五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二八四
卷六十六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	二八五
傳第三十六	二八七
公孫賀	二八七
子敬聲	二八七
劉屈氂	二八七
車千秋	二八八
王訢	二八八
楊敞	二八八
子惲	二八八
蔡義	二八九
陳萬年	二八九
子咸	二九〇
漢書目錄	
趙充國	二九一
辛慶忌	二九二
卷七十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	
四十	二九三
傅介子	二九三
常惠	二九三
鄭吉	二九四
甘延壽	二九四
陳湯	二九四
段會宗	二九四
卷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	
十一	二九五
雋不疑	二九五
疏廣	二九五
兄弟受	二九五

鄭弘	二九二
卷六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	
十七	二九七
楊王孫	二九七
胡建	二九七
朱雲	二九八
梅福	二九八
云敞	二九八
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	
十八	二九八
霍光	二九八
金日磾	二九八
子安上	二九八
卷六十九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	
三十九	二九八
于定國	二九八
薛廣德	二九八
平當	二九八
彭宣	二九八
卷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	
十二	二九五
王吉	二九五
子駿	二九五
孫崇	二九五
貢禹	二九五
龔勝	二九五
龔舍	二九五
鮑宣	二九五
唐林	二九五
薛方	二九五

卷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三〇一
韋賢	三〇一
子玄成	三〇一
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	
十四	三〇二
魏相	三〇二
丙吉	三〇二
卷七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第四十五	三〇三
睦弘	三〇三
夏侯始昌	三〇三
夏侯勝	三〇三
京房	三〇三
翼奉	三〇三
李尋	三〇三
漢書目錄	
毋將隆	三〇三
何並	三〇三
卷七十八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	三〇三
子育	三〇三
子咸	三〇三
子由	三〇三
卷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	三〇三
子野王	三〇三
子遂	三〇三
子立	三〇三
子參	三〇三
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淮陽憲王劉欽	三〇三

卷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	
四十六	三〇三
趙廣漢	三〇三
尹翁歸	三〇三
韓延壽	三〇三
張敞	三〇三
王尊	三〇三
王章	三〇三
卷七十七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	
何傳第四十七	三〇三
蓋寬饒	三〇三
諸葛豐	三〇三
劉輔	三〇三
鄭崇	三〇三
孫寶	三〇三
漢書目錄	
楚孝王劉買	三〇三
東平思王劉宇	三〇三
中山哀王劉竟	三〇三
定陶共王劉康	三〇三
中山孝王劉興	三〇三
卷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	
十一	三〇三
匡衡	三〇三
張禹	三〇三
孔光	三〇三
馬宮	三〇三
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	
五十二	三〇三
王商	三〇三
史丹	三〇三

傳喜……………三三〇
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傳第五

十三

薛宣……………三三八
朱博……………三三八

卷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三三二

子宣……………三三二

子義……………三三二

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

十五

谷永……………三三三

杜鄴……………三三三

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

五十六

漢書目錄

伏生……………三三三

歐陽生……………三三三

林尊……………三三三

夏侯勝……………三三三

周堪……………三三三

張山拊……………三三三

孔安國……………三三三

申公……………三三三

王式……………三三三

轅固……………三三三

后蒼……………三三三

韓嬰……………三三三

趙子……………三三三

毛公……………三三三

孟卿……………三三三

何武……………三三八

王嘉……………三三八

師丹……………三三八

卷八十七上 揚雄傳第五十

七上

卷八十七下 揚雄傳第五十

七下

卷八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丁寬……………三三九

施讎……………三三九

孟喜……………三三九

梁丘賀……………三三九

京房……………三三九

費直……………三三九

高相……………三三九

胡毋生……………三三九

嚴彭祖……………三三九

顏安樂……………三三九

瑕丘江公……………三三九

房鳳……………三三九

卷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文翁……………三三九

王成……………三三九

黃霸……………三三九

朱邑……………三三九

龔遂……………三三九

召信臣……………三三九

卷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

郅都……………三三九

甯成……………三三九

周陽由……………三六五

趙禹……………三六五

義縱……………三六五

王溫舒……………三六五

尹齊……………三六五

楊僕……………三六五

咸宣……………三六五

田廣明……………三六五

田延年……………三六五

嚴延年……………三六五

尹賞……………三六五

卷九十一 貨殖傳第六十一

范蠡……………三六五

子贛……………三六五

白圭……………三六五

樓護……………三六五

陳遵……………三六五

原涉……………三六五

卷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

鄧通……………三六五

趙談……………三六五

韓嫣……………三六五

李延年……………三六五

石顯……………三六五

淳于長……………三六五

董賢……………三六五

卷九十四上 匈奴傳第六十

四上

卷九十四下 匈奴傳第六十

四下

匈奴傳第六十

猗頓……………三六五

烏氏畝……………三六五

巴寡婦清……………三六五

蜀卓氏……………三六五

程鄭……………三六五

宛孔氏……………三六五

丙氏……………三六五

刀閒……………三六五

師史……………三六五

宣曲任氏……………三六五

卷九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

朱家……………三六五

劇孟……………三六五

郭解……………三六五

萬章……………三六五

卷九十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第六十五

西南夷……………三六五

南粵……………三六五

閩粵……………三六五

朝鮮……………三六五

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第六十

六上

姑羌……………三六五

鄯善國……………三六五

且末國……………三六五

小宛國……………三六五

精絕國……………三六五

戎盧國……………三六五

扞闐國……………三六五

扞闐國……………三六五

漢書卷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二)姓劉氏，^(三)母媼，^(四)嘗息大澤之陂，^(五)夢與神遇，^(六)是時雷電晦冥，^(七)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八)遂產高祖。

^(一)南悅曰：「諱沛，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諱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二)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三)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爲劉，因以爲姓。」

^(四)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書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譏記，好奇誇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卽理而言，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卷一上

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五)師古曰：「蓋水曰陂。蓋於澤設堤塘之上休息而養衆也。陂音彼皮反。」

^(六)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

^(七)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八)應劭曰：「媼，動懷任之意。」左傳曰：「媼音身，漢史身多作媼，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媼爲任身字。」孟康方慶，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媼。」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一)美須髯，^(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四)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五)爲泗上亭長，^(六)廷中吏無所不狎侮，^(七)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八)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九)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一〇)

^(一)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頰類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顴，顴云云。眉目準（顴）權衡，史記秦始皇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爲之？服虔說皆失之。」

^(二)師古曰：「在頰曰頰，在頰曰髯。髯音人占反。」

^(三)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爲黑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四)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

^(五)應劭曰：「試用捕吏。」

^(六)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宿食之館。」

^(七)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

^(八)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太母爲阿媼。」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媼，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也。黃，除也。李登：『呂忱音武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實以爲證，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劉陽音射，連句音射，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

^(九)如淳曰：「讎，亦售也。」

^(一〇)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一)縱觀秦皇帝，^(二)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三)

^(一)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徭，古通用字。」

^(二)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

^(三)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單父人呂公，^(一)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二)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三)蕭何爲主吏，^(四)主進，^(五)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六)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七)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八)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九)呂公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四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一)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二)酒闌，^(三)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四)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五)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六)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七)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八)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九)呂公女卽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一〇)

^(一)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

^(二)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爲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

^(三)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四)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五)文穎曰：「主賦敘禮進爲之師也。」鄭氏曰：「主賦敘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齊，又作禮，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齊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遵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債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賻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六)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

^(七)師古曰：「棄，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鼓（也）反。」

^(八)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爲謁者，書刺自管轄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在反。」

〔九〕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

〔一〇〕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者才臥反，次下亦同。」

〔一一〕師古曰：「曲，曲伸也，音丘勿反。」

〔一二〕文穎曰：「關音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關。」

〔一三〕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一四〕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一五〕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

〔一六〕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

〔一七〕師古曰：「卒，終也。」

〔一八〕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曰：「元，諡也。一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曰：『元，諡也。一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曰：『元，諡也。一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

高祖嘗告歸之田。〔一〕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二〕老父相后

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三〕相魯元

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

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

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五〕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帝紀第一上

五

漢書卷一上

大

〔一〕服虔曰：「老父如韓呼之。」李斐曰：「休閑之名，吉日告，凶日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日告。告又音魯，漢

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

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一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

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韓魯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

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二〕師古曰：「饋食之饋，屈原曰『饋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饋，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饋也』，呂氏春秋曰『下

壺殘以饋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饋也。饋音必胡反。」

〔三〕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

〔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

也。鄉讀曰鄉。」

〔五〕師古曰：「誠，實也。」

冠也。〔一〕

高祖為亭長，乃目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二〕時時冠之。〔三〕及貴常冠，所謂劉氏

逐捕盜賊。〔四〕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五〕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異。」章昭曰：「竹

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續以為帽。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篲皮，謂爭上所解之篲耳，非竹筠也。今人

亦往往為篲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目，古以字。篲音托。」

〔一〕師古曰：「愛珍此冠，休息之暇則冠之。」

〔二〕師古曰：「後遂就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昭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三〕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四〕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五〕夜皆解縱所送徒。〔六〕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七〕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高祖被酒，〔八〕夜徑澤中，〔九〕令一人行前。〔一〇〕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

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一一〕欲苦之，〔一二〕嫗

因忽不見。〔一三〕後人至，高祖覺，〔一四〕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一五〕諸從者日益畏之。

〔一〕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山也。」

〔二〕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兼反。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

〔四〕師古曰：「縱，放也。」

〔五〕師古曰：「逝，往也。」

〔六〕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七〕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

高帝紀第一上

七

漢書卷一上

八

〔一〕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

〔二〕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畦，祠白帝。少昊，

金德也。赤帝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三〕師古曰：「謂所言不實。」

〔四〕蘇林曰：「欲因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答。答，擊也，音丑之反。」

〔五〕師古曰：「見音胡龍反。他皆類此。」

〔六〕師古曰：「覺謂寢寐而痛也。音功效反。」

〔七〕應劭曰：「負，恃也。」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一〕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二〕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三〕

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一〕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

〔二〕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之忙。碭音唐。」師古曰：「

碭亦音唐。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

〔三〕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秦二世元年(一)秋七月，陳涉起蕩，(二)至陳，自立爲楚王，(三)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

(四)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五)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六)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七)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

(一)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

(二)蘇林曰：斬首機，縣名，屬沛國。

(三)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四)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五)師古曰：曹參爲掾，蕭何爲主吏。

(六)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之辭吏。

(七)師古曰：劫謂威脅之。

(八)師古曰：噲音快。

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一)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二)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三)沛令共誅令，擇可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四)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卷一上

並起，(五)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六)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七)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八)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九)後秦種族其家，(十)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十一)高祖乃立爲沛公。(十二)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十三)而置鼓旗。(十四)幟皆赤，(十五)由所殺蛇白帶子，(十六)所殺者赤帶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漢書卷一上

(一)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二)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三)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山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四)應劭曰：置，祭也。殺牲以血塗鼓，置呼爲置。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置祭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置，血祭也。然則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爲置，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置之，豈取置呼爲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豆反。

(五)師古曰：幟，幟也。晉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幟，晉書皆同。

(六)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七)蘇林曰：郡音酒酣之酣。師古曰：晉下甘反。

(八)服虔曰：條音負擔之擔。師古曰：晉下甘反。

(九)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蘇林曰：郡音酒酣之酣。師古曰：晉下甘反。

(十一)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二)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三)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四)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五)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六)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七)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八)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十九)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一)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二)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三)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四)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五)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六)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七)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八)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二十九)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一)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二)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三)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四)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五)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六)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七)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八)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三十九)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四十)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四十一)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四十二)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四十三)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碑。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四十四)文頤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爲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

徙都大梁，今汝南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爲秦所滅，轉東徙於囂，故曰囂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皆高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囂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

〔10〕師古曰：「封爲侯，因令守囂。」

〔11〕蘇林曰：「雅，秦也。」

〔12〕師古曰：「爲晉子僑反。」

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1〕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2〕在留。〔3〕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4〕司馬卬將兵北定楚地，〔5〕屠相，〔6〕至陽。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7〕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陽，三日拔之。〔8〕收陽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9〕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10〕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1〕鄭氏曰：「歇音過趙之過。」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2〕文頤曰：「秦嘉，東陽郡人，爲南陽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陳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鄆，號大司馬，又不爲南陽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爲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爲君。」

〔3〕師古曰：「沛，縣名。」

〔4〕師古曰：「相，縣名。」

〔5〕師古曰：「蕭，縣名。」

〔6〕師古曰：「下邑，縣名。」

〔7〕師古曰：「下邑，縣名。」

〔8〕師古曰：「下邑，縣名。」

〔9〕師古曰：「下邑，縣名。」

〔10〕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爲將，凡十人。」

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1〕六月，沛公如薛，〔2〕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3〕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4〕七月，大霖雨。〔5〕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6〕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

〔1〕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

〔2〕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

〔3〕應劭曰：「六國爲秦所并，楚最無罪，爲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爲楚懷王，以祖誼爲號，順民望也。」

〔4〕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

〔5〕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爲霖。」

〔6〕服虔曰：「師敗北。」章昭曰：「古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其敗奔走者爲北。」

〔7〕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尉爲朝歌北鄙之晉，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隨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並爲妄矣。」

章邯復振，〔1〕守濮陽，環水。〔2〕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3〕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1〕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起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振也。』如說是也。」

〔2〕文頤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官。」

〔3〕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1〕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2〕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約自立爲魏王。後九月，〔3〕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4〕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5〕

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卷一上

一六

〔1〕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譁言，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縱繫於項，識者結繩也。繫，繞也。蓋爲結紆而繞項也。縱音獲。繫音韻。」

〔2〕鄭氏曰：「晉灼曰：『師古曰：『胸音許于反。』』」

〔3〕文頤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應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

〔4〕蘇林曰：「長如郡守也。」章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

〔5〕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求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1〕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2〕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3〕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將皆曰：「項羽爲人懷悍禍賊，〔4〕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5〕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6〕前陳王、項梁皆敗，〔7〕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8〕告誡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

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陽^(九)至^(十)城陽^(十一)與杠里^(十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關谷關以西縣名關中。〕

〔師古曰：不以入關爲利，言畏秦也。〕

〔晉灼曰：憤激也。〕

〔師古曰：懷，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懷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

〔如淳曰：懷音祥笑反。無復有活而懷食者也。青州俗呼無才遺爲無懷類。〕

〔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爲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

〔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枚，杖亦倚任之意。〕

〔孟康曰：道由陽。〕

〔師古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破東郡尉於成武。

〔十一〕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十二〕遇剛武侯，〔十三〕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

高帝紀第一上

安〔十四〕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漢書卷一上

〔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

〔章昭曰：栗，沛郡縣名也。〕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稱沛公侯陳武，武一姓榮。剛武侯宜爲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榮武以將軍起，至漢中，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侯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爲剛侯武，應氏以爲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爲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二月，沛公從陽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一〕酈食其爲里監門，〔二〕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

〔三〕酈生不拜，長揖曰：〔四〕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五〕沛公以爲廣野君，以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六〕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七〕又戰曲遇東，〔八〕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九〕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師古曰：酈，邑名，屬陳留國。〕臣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

〔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

〔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

〔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

〔臣瓚曰：輕行無鉞鼓曰襲。〕

〔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

〔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

〔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鵠。遇音順。〔師古曰：鵠音丘羽反。〕

〔師古曰：西走也。〕

〔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徇示衆士以爲戒。

〔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潁地也。以良累世相隣，故因之。〕

時趙別將司馬卬〔二〕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三〕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四〕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犨東，〔五〕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六〕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七〕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

〔八〕南陽守欲自剄，〔九〕其舍人陳恢曰：〔一〇〕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運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一一〕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

高帝紀第一上

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一二〕封其守，因使止守，〔一三〕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一四〕沛公曰：善。〔一五〕七月，南陽守齕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

〔一六〕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一七〕與偕攻析、郾，〔一八〕皆降。所過毋得齒掠，〔一九〕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

漢書卷一上

〔師古曰：印音五剛反。〕

〔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

〔臣瓚曰：險道名也，在懷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

〔師古曰：犨，縣名也。犨音蟻。犨音昌由反。〕

〔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

〔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拒敵。〕

〔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通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晉文二反。漢書諸言遲其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鄭氏曰：劉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爲剄。〕

〔10〕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聞相如爲官者，舍人。韓信爲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懷晉口同反。」

〔11〕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12〕師古曰：「共爲要約，許其降也。」

〔13〕師古曰：「封其郡守爲侯，即令守其郡。」

〔14〕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15〕蘇林曰：「鯀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誼表威德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16〕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穰音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穰，是陵所封也。」師古曰：「威德初從即爲郎，以都尉守穰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改穰爲穰者，蓋亦穿鑿也。」

〔17〕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爲番令，故號曰番君。銷音呼玄反。」

〔18〕蘇林曰：「鄧音騰屬之騰。」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折，斷也。蘇，如兩音並同耳。折縣今內鄉，鄧即南鄉縣也。」

〔19〕應劭曰：「與與房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

〔20〕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

八月，沛公攻武關，〔21〕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22〕沛公

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卷一上

三

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23〕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24〕使鄒食其、陸賈往說秦將，略以利害。〔25〕秦將果欲還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欲，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26〕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27〕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浙西百七十里。」

〔28〕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29〕應劭曰：「峽音義。峽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30〕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

〔31〕師古曰：「略者，本謂食略耳，音徒敢反。以食饑人，令其略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他皆類此。」

〔32〕鄭氏曰：「黃音區。」蘇林曰：「黃音割。」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

元年冬十月，〔33〕五星聚于東井。〔34〕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35〕封皇帝璽符節，〔36〕降枳道旁。〔37〕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38〕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39〕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40〕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41〕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嘗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42〕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43〕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44〕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45〕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46〕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

〔47〕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

〔48〕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

〔49〕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殺也，所以帶帶也。敍音弗。」

〔50〕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爲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要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51〕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職。枳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

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卷一上

四

〔52〕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53〕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

〔54〕師古曰：「苛，細也，音何。」

〔55〕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56〕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一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

〔57〕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運動也。堵音覲。」

〔58〕師古曰：「要亦約。」

〔59〕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60〕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黈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61〕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樊士旦日合戰。〔62〕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